概述

我們野花研究院（Wildflowers Institute）近五十年來，一直在探討這樣一個問題：怎樣的模式，才能讓整個社區釋放人民與生俱來的潛能，使社區成員得以蓬勃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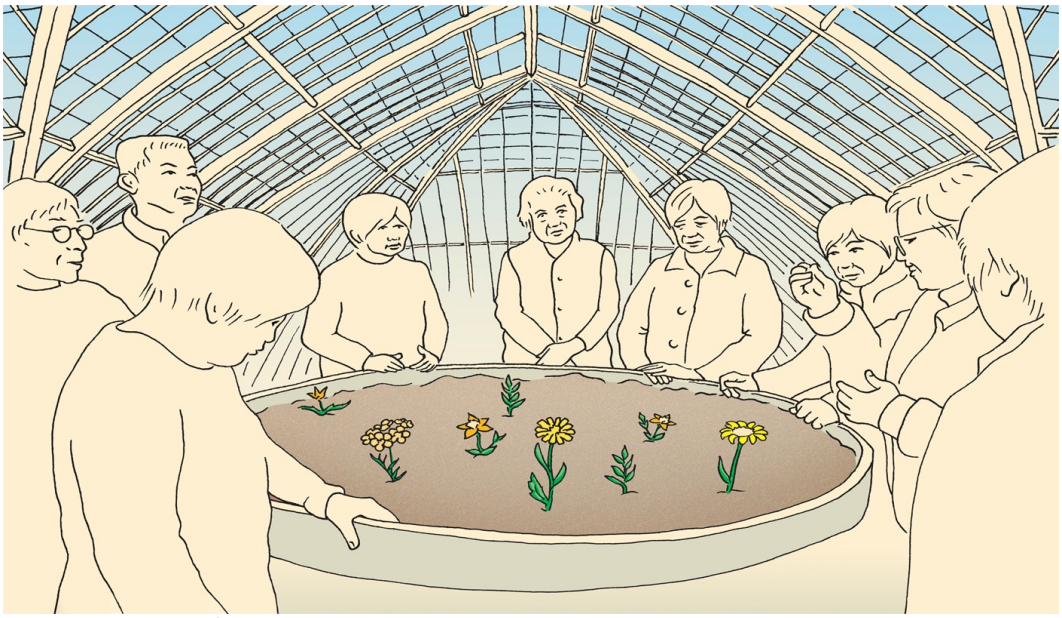
我們一再發現，富有愛心的個人、服務提供者、家庭、宗族、非正式團體、正式組織以及捐助者，都在努力汲取社區力量的源泉。然而，這些力量往往各自為政，各自從社區的歷史文化與非正式關係中提取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元素——正是這些元素構築了家庭與社會的「巢」。這樣的「巢」並不總是能被正式機構與慈善組織所看見，甚至社區本身也常常無法將其清楚表達。但一旦被辨識並加以強化，它便會成為一股持久變革的強大力量，這股力量源自愛、互惠與自發性，並自然而然地生長。我們的目標，就是將跨越不同形式與立場的獨立與集體善行匯聚起來，形成一股持久而有效的良善力量。

溫室計畫

我們正在啟動「溫室計畫」（The Greenhouse Project），旨在更有系統地應對並強化各利益相關者——無論是個人或組織、正式或非正式——之間的協調，並尋求釋放任何特定社區內部所蘊藏的獨立資源。我們與阿斯彭研究院（Aspen Institute）、田德隆社區發展公司（Tenderloin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所屬住宅，以及可能參與的其他組織與地方單位合作，力求跨越正式機構（受法治與官方政策規範）與家庭、宗族、社會團體及協會（受非正式的信任與尊重準則所驅動）之間的鴻溝。透過彌合這一鴻溝，我們希望為社區的永續發展培育出具有變革性——且能自我延續——的解決方案。溫室計畫將協助各利益相關者發掘社區內部那份隱而不顯的凝聚力，從而大幅強化對社區永續與繁榮至關重要的關係與願景。這一方法建立在數十年的經驗之上，並將社區長者視為——或許是最為關鍵的——社區資產予以善用。隨著我們持續辨識、學習、記錄並分享社區成員的智慧，溫室計畫也將協助服務提供者與捐助者與我們攜手，尋求更有效的方式來提升社區力量。

溫室計畫的核心理念，源自野花研究院的一則比喻：

野花是野火過後最先生長的植物，為生態系統的恢復提供最初的可持續根系結構與養分。而溫室，則是幼苗得以生長茁壯、進而移植他處的地方。在與社區成員合作的過程中，我們致力於在鄰里以及更廣大的服務者—捐助者生態系統中培育幼苗。下圖描繪的是一群長者在一場工作坊中，齊聚於他們這座隱喻溫室的中心。



插畫：約翰．波魯索（John Borruso）

發現凝聚力

每個社區的組織方式各不相同。每個社區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規範，用以引導其成員，並傳授關於人生價值的種種課題。正因為每個社區皆有其獨特之處，且往往帶有隱而未顯、未被察覺的風俗與特質，要辨明是什麼將一個社區凝聚在一起，並非易事。費孝通教授對此有精闢的描述：

「人類行為總是受特定目的所驅動，而這些目的又源自一系列通常不為持有者本人所察覺的假設。個人透過持續且專一地參與某一特定文化，會在不知不覺中接受該文化的基本前提。正是這些假設——所有受文化制約的目的、動機與原則之精髓——決定了一個民族的行為，構成社區一切制度的根基，並賦予其凝聚力……然而不幸的是，這正是文化中最難以捉摸的一面。由於這些假設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研究者難以從言語表述中發現它們。相反地，通常必須從具體行為中加以推斷，而這一過程，需要觀察者具備一定的洞察力。」[1]

隨著時間推移，我們逐漸學會了該關注什麼。舉例而言，我們發現，要提升華人離散社群的社區永續性，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讓慈善工作與早已投身於行善的成千上萬人所秉持的正向能量相結合。關於這種正向能量如何以「禮」——一套用以組織家庭與社區的今日榮譽準則——的形式體現，詳見野花研究院於2026年3月3日發布的通訊《邁向充滿關愛且歷久不衰的家庭「巢」》（Toward a Caring and Enduring Family “Nest”）。承擔責任、懂得妥協，並在追求和諧的過程中不自私自利，這些美德引導並促進了跨越種族、族裔、性別傾向、原住民血統與世代差異的合作關係。當這些美德與公正的組織力量相結合時，仁愛之心便會在民眾之中湧現，社區也得以歷久彌新、繁榮興盛。[2]

儘管我們最初是在與華人離散社群合作的過程中，才體認到「禮」的重要性，但我們逐漸發現，「禮」的各種形式其實支撐著所有社區。能夠辨識並支持社區之「禮」的服務與慈善工作，將能釋放社區既有的道德財富，也更有可能帶來豐盛的成果。溫室計畫將使我們得以用更聚焦、更有系統的方式，在各個社區、服務提供者與慈善家之間，深化並傳播我們的洞見。我們期待，看看這將孕育出怎樣的成長與綻放。

1 費孝通（Hsiao-Tung Fei）與張之毅（Chih-I-Chang）著，《被土地束縛的中國：雲南農村經濟研究》（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45年，頁81–82。

2 參見李約瑟（Joseph Needham）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二卷《科學思想史》，劍橋大學出版社，1956年，頁566。